皇清經解

ロ仁12
478
314

清2°
314
仁
478
314

五經異義疏證

學海堂
閻陳編修壽祺著

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
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
朝諸侯其外明堂位正義此下多有水二字名曰辟廱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
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
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禮記明堂位正義不重近郊二字三十里講學
大夫淳于登說蒙案講學大夫王莽置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
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蒙案當作就陽位而祀之明堂位正義無而祀之三字上圓
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蒙案明堂位正義此下有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八字周公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明堂位正義作神大微之庭中有

五帝座星明堂位正義作位古周禮考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蒙案明堂位正義此下有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十五字

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

乎之聞也明堂位正義無此四字記字作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章異蒙案明堂位正義引鄭駁之云禮無此八字篇章異玉藻正義倒作異章今改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玉藻正義堂室二字互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明堂位正義改正今从明堂位正義此下有孝經二字援神契援神契明堂位正義不重此三字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以上見禮記二十九玉藻正義又三十一明堂位正義引至由此爲之止又初學記禮部藝文類聚禮上節引

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晒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蒙案魏書袁翻傳引鄭乎云又賈思伯傳引同但至時說然耳止此駁異義文也袁翻傳施行誤作德行今改正

五室之位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魏書李謐傳引鄭康成釋五室之位

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此下有脫文用事交

於西南萬中書世美曰當作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
於中央二句是駁異義文也攷其文義李謐所
引二條當在前條周禮依數同上引鄭康成言蒙案此與玉
藻正義所引合但少火土用事交
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以爲之室下
附明堂攷
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攷宮路寢明堂咸有
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設梭旅楹春常畫旅
內階外階隄唐山廣應門庫臺外闕孔晁注五宮宮府寺
也太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
在國南者也咸皆也宗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
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栭也藻棁畫梁
柱也承屋曰梭旅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畫旅言皆畫

列柱爲文也外階以黑石爲階隄唐中庭道隄謂高爲之也
山廣謂廣畫山雲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又
以黑石爲門限也
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蒙案
九字見隋書及玉海四當爲
三孫大夫星衍云積畫之誤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
尺戶高八尺廣四尺蒙案七字見隋書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蒙案
九字見藝文類聚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
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
个右爲右个藝文類聚三十八隋書宇文愷傳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玉海九十五初學記十三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注世室者宗
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廟也脩南北之
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鄭注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尺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九階

鄭注南面三三面各二 四旁兩夾窻 鄭注窻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窻 白盛 鄭注屏蔽也盛之言成也以蔽灰塵所以飾成宮室 門堂三之二 鄭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 室三之一 鄭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鄭注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柱重室複笮也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鄭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百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賈疏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若然周人筵於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唯有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南北共有一筵一面唯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按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二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制者直制法同無妨大矣○禮記月令正義亦引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是其閒得容殯也或可殯在中央土室之前近西在金室之東不必要在堂詹之下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 鄭注大寢東堂北偏正義曰此是明堂北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太廟次還大寢也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 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 鄭注東堂兼大室 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 鄭注大寢南堂東偏也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 鄭注南堂西偏也 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 鄭注中央室也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 鄭注大寢西堂南偏 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 鄭注西堂兼大室 季秋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 鄭注大寢北堂西偏也 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 鄭注北堂當大室也

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鄭注西堂當大室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鄭注西堂北偏孟冬之月天子居乆堂左个鄭注北堂西偏也仲冬之月天子居乆堂太廟鄭注北堂當大室季冬之月天子居乆堂右个鄭注北堂東偏

呂氏春秋召類篇故明堂茅茨蒿桂土階三等

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盧注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孔檢討廣森曰明堂月令者古明堂陰陽篇名自赤綴以下引其文也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盧注云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堂高三尺宋本作丈與五經異義引合之孔檢討曰此謂贍榮之

高非階崇也三丈者一雉也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仞宋本作筵五經異義引此作仞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玉藻正義載異義引此文作四堂十二室云九室十二堂明堂位正義引又誤作九堂十二室字誤本書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澤洽和嵩茂大以爲宮柱名爲嵩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宋書十六禮志大明五年有司奏周書云清廟明堂寢同制鄭乎注禮義生於斯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含樞紐

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斗
周曰太室顯紀者白帝招矩之府名曰顯紀紀法也金精
斷制萬物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孚矩者黑帝光紀之府
名曰孚矩矩法也水精孚眛能權輕重故謂之孚矩周曰
孚堂靈府者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史記五帝本紀正義
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之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筵長九尺
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高九尺故謂之大室玉海載禮記外傳引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郊宮明堂內員外椭其屋如
倚靡員椭

漢書郊祀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
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以拜
禮上帝
初學記引黃圖曰孝武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衮等
議曰案五經禮樂傳記曰聖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天
地比類陰陽以立宮室本之太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
階素輿越席皮弁蓋與黃帝堯舜之世是以三代修之也
隋書牛宏傳引漢司徒馬宮論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
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
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

明堂以爲兩序閒大夏后氏七十二尺又見宇文愷傳

文選東京賦注引黃圖曰大司徒宮奏曰明堂辟雍其實一也蒙案明堂之制馬宮據考工記解釋最爲明通夏益其堂之廣爲百四十四尺者蓋法坤之策也以明堂辟雍爲同實亦自宮始發之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象天地爲四方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續漢祭祀志劉昭注

白虎通曰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以下與桓譚新論同

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弟也初學記藝文類聚文選注引

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左傳文二年正義

毛詩靈臺正義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

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之中

穎容春秋釋例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太廟與明堂一體也春秋人君將出告於宗廟及還策勳獻俘於廟初學記字舊脫還誤作行今補正

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秦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藝文類聚三十八御覽亦引作阮諶三禮圖

徐虔明堂議曰明堂在國之陽國門外一堂五室四門八階藝文類聚三十八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冀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

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
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
取宋之亥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
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
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
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
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
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
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
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
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

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
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
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
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
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書
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案西學下當有夕入北學句文脫耳）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
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
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
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文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曰
中出南閘見九侯門子曰側出西閘視五國之事曰閘出

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毛詩靈臺正義引作政穆篇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廣德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貿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大室萬世美曰今樂記無此文當在奏樂以下十二篇內詩魯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淑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

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閨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閶故周官有門閶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閶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

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五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又曰月令明堂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褻慢貢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

又曰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二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云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圓通

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
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
袁準正論曰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
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
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
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
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
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
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
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
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

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
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當處故可以祭天
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
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
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人謂之右學左學周謂
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
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
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
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
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
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

不曰辟廱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辟廱之制圜之以水圜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太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大學遠其言乖錯非所以爲證也左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

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八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卽宗廟不得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敎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瀆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毛詩靈臺疏引正義引

三輔黃圖曰周明堂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敎化天子布政之宮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三十六戶牖取六甲之文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窗卽八牖也四闥者象四時四方也五室者象五行也皆無明文先儒以意釋之耳

藝文類聚引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圓如璧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初學記引同

晉書十九禮志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

新禮五帝卽上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
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
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藨蕈器用陶匏事反其始
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
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
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義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
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殁則配五行
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
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
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

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
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

宋書十六禮志祠部郎徐邈議曰明堂所配之神積疑莫
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
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
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
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
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

南齊書九禮志隆昌元年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
郊祖宗並列嚴祀鄭乎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
雙祀永元二年何佟之議案祭法鄭乎云禘郊祖宗謂祭

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終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故王反

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摛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爲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爲宗其後更以文王爲祖武王爲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爲祖武王以武定而爲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

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
成闕制曰若如鄭子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
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
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
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
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
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
南齊書九禮志一王儉議引周官匠人職錄明堂有五室
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
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
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又引太子十三年孫者之議

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
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
祖宗並配參議以佟之爲允
隋書六禮儀志一梁武帝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
三十六戶以茅葢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
下方又云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
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
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
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
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
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爲月令天子

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

太平御覽引崔靈恩三禮義宗曰天子諸侯宮寢之制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候

魏書六十九袁翻傳翻議曰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子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晒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畧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憎焉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註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居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減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

拘於載籍且鄭孑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
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
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
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乎之妙矣
魏書七十二賈思伯傳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
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互言明
其制同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案思伯引鄭注蓋以爲三代制同與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一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

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論九室之言或未可
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
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
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且損益之極極
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爭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
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
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
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
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爭堂左个爭堂右个
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
爲可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
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
焉

魏書卷九十李謐傳謐著明堂制度論曰凡論明堂之制者
雖衆然校其大畧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
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禮盛
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
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
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
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
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媿矣
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

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畧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栺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旣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各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水火金木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旣依五行當從其正（蒙案正字今以意補）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

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爭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爭注云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鼖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東西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爭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蒙案房字舊譌南禮記正義云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此依鄭四維之義與李謐異）此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房（房字今以意增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設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

端以相訾物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尙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潤狹不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畧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乎注云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匪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

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檢之卽虞夏尙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繆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

兩牖此則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惟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卽識其脩廣之不當而未必思

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採其衷不爲苟異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北史封軌傳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窻鄭氏云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氏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窻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極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茨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載制

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盛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天室以祭天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遵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治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

隋書四十九牛宏傳宏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明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於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予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予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

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堂是知天子燕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大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予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焉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云云（蒙案此下引明堂月令論言明堂之名制度之數今不具出）觀其模範天地則行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紀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

帝之禮不得而用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乎矩蒼曰靈府鄭乎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乎不言每月與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今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鄭乎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

旁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

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
爲辟廱者何禮記盛德篇曰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
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
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
堂辟廱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
同實異名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
政辟廱以養老敎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
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
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益之以茅水圜宮
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
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云

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
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
闕之處參以餘書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兩旁
夾門依考工記考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
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
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於
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
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宏風布教作範於後矣
隋書六十八宇文愷傳愷奏明堂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
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

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
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畧掄立典刑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
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
曰幷矩蒼曰靈府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
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則明堂博
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尙文理應
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
堂修七博四修若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令堂修十
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室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
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
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
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
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
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
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徒與古違異亦乃乖背
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
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尋五
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
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復廟重檐鄭注復廟重屋也注
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

起通天之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丈尺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

法坤之象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畧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

也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
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牖八九七十
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
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淸廟蓋以
茅今蓋以瓦下藉茅以存古制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
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
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旁求子史研
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
爲圓觀觀有四門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七年秘書監顏師古明堂議曰周
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

者之常居耳其靑陽總章乹堂太廟左个右个與四時之
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又古文王居明堂之篇帶
以弓韣祠于高禖下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
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
爲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
負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又云周人
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卽大寢也
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
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
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旣
在皐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

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爭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穎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理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

禮記玉藻正義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止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几俟於東箱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服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几俟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

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宣王之時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也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

正義又云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郎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宗廟別處不得為一也

休寧戴吉士震明堂考曰明堂法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大廟南堂曰明堂大廟西堂曰總章大廟北堂曰玄堂大廟四隅之室夾室也（釋名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乎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之右夾乎堂之左夾也其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

謂之个左傳昭公四年使寘饋于个而退杜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曰个也兩旁之名也劒脊之兩旁謂之兩相侯之左右謂之左个右个亦此義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室有夾堂東曰東夾夾室西曰西夾室有个東夾前曰東堂亦曰東箱西夾前曰西堂亦曰西箱左傳所謂个有房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明堂在國之陽潭于登說在三里之外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世世弗壞案世室猶太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閣四注或以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明大室處四正之堂中央爾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曲阜孔檢討廣森禮學卮言世室明堂解曰夏后氏世室世室者明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異名而同實故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入太室祼太室猶世室也春秋世室屋壞左氏經傳爲太室之制順時布政四方有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堂脩二七者每一面之堂其深十四步也廣四修一者謂堂之廣與四堂之脩皆若一也然則四堂各方十四步全基方四十二步以六尺之步計之爲二百五十二尺鄭君以十四步遂爲堂室之通基而又自覺其隘乃疑記是假令之數誤矣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廣森謂易

之卦位乾爲金居西南爲仁西北爲義鄭君所說似失其方今更正之東北水室東南木室西南火室西北金室呂氏春秋曰周明堂金在其後此之謂也三四步者十二步也四三尺者十二尺也四隅之室方十二步中央之室益以十二尺則亦方十四步與堂脩廣同　九階注曰南面三面各二案管子曰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知明堂南面正中有階與廟寢惟賓階阼階者異也四旁兩夾四旁猶四方也四方各有兩夾當陽室戶旁之所謂左右个也木室南之前曰明堂左个東之前曰青陽右个北之前曰玄堂右个金室北之前曰總章右个水室東之前曰青陽左个西之前曰總章右个大室西之前曰明堂右个盛德記十二堂謂此四方各一堂兩个通之爲十二矣凡廟寢兩序之外必有東堂西堂其後有室謂之夾室明堂之有左右个猶廟寢之有東西堂由此言之明堂之所異者在四面如一而白其一面視之則皆前堂後室陽室之牖即序也个即箱也陽室當个之後即夾室也與儀禮廟寢之制固不相違也太室之戶四通太室白南觀之前堂後太室白東觀之前堂後太室白西觀之前總章後太室白北陽後　竇白盛明堂月令曰室四戶戶二牖赤綴戶白綴牖也白盛即所謂白綴獨言者明其尚潔質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明堂

周垣有四門三朝記曰天子成廬殷朝日于東堂此明堂之東門也虎闈蓋西門也雉門蓋北門也皆爲臺門故有階有堂堂之左右有室室所謂塾矣其度門基通廣取於堂廣三分之二得五十六尺又取堂廣三分之一得二十八尺以爲兩室廣左右各取之廣隆實則室基居門基之半而門中兩楹相距亦合堂三之一也舊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今不從者據下記廟門容大扃七个鄭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計周堂六丈三尺若取其三分之一以爲門適得二丈一尺以是知之

殷人重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殷人始爲重檐故以重屋名之

尺曰尋七尋五十六尺也不言廣正方可知四堂之基通方二十一尋凡百六十八尺四阿者屋上四角爲飛簷也逸周書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鄭注儀禮云坫在堂角此四阿之下即堂之四角所謂反坫出尊崇坫康圭者蓋在其上焉裴頠云漢氏作四維之个則於堂坫增建四室故聶氏三禮圖繪九室明堂並接四角徙以反坫爲外向室者或亦本于此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

室凡室二筵九筵似記者之誤明堂月令曰東西九仞南北七筵（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七尺）謂之仞仞七尺謂之筵（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筵）二十一筵爲百八十九丈三尺其堂正方四堂之基通方四隅之室其中室必從堂之方故記晉之隋宇文愷明堂議引周書明堂日室居丙方百尺室丙方六十尺愚謂室丙方六十三尺加兩夾之室各二筵則五丈三尺其堂正方四堂之基通方丙太室之方居堂丙九十九尺云百尺及六十尺者皆舉成數（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仞）九尺俟于殷小千夏焉凡室二筵謂夏室廣而个狹周室狹而个廣三王異世損益相變漢司徒馬宮明堂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周人明堂大於室故命以堂今所推論爲與宮議合也宮又夏后氏益之廣百四十尺（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四）其堂之廣四尺故益宮以堂（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廣）一百四十尺（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四）者十四尺（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四）東西兩序（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序）間七（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廣）之（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修）四十九尺（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修）彼（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明）周人（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修）以堂（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修）十四尺（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修）兩序（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修）間四（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修）七尺（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修）爲（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修）四（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修）十九尺（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修）計九何耶（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修）

歙金修撰榜禮箋曰漢以來言明堂者人各異說由未辨於其地以王居聽政之明堂即路寢路寢者大寢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鄭康成氏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周官經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君注門爲路寢門又援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閏先後鄭皆知月令所舉曰大室曰太廟曰左右个者爲路寢蓋順時布令日所有事于其地終月而遷焉歲徧（盧文弨校鍾惇引舊校改逸）禮王居明堂之禮有曰出十五里迎歲曰帶以弓韣禮之禮下其子得天材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曰毋宿于國曰仲秋乃命國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

殺將至毋罹其災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曰孟冬之月命典屋積聚繫收牛馬曰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悅小人樂其事皆國中順時而布之天子曰視朝退適聽政在此故其禮如此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記盛德篇綴明堂數說於末有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凡月朔先朝日而後聽朔故禮記玉藻篇曰元端鄭注端當作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皮弁以日視朝天子聽朔視朝同地記於視朝不言地蒙上南門之外省文據下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言地知之南門卽路門注釋東門南門爲國門釋闔門爲明堂門自成齟齬周官經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所以明有尊也會同率諸侯朝日大戴禮記朝事義天子冕而執鎮圭搢大圭立於阼階南鄉見諸侯鄭注阼階東階也天子祭宗廟之禮主人升堂立於阼階南鄉以待賓客是天子見諸侯於阼階之證也

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載旜十有二旒以祀先王先公以享先王以朝覲宗遇而朝諸侯以敎尊尊也退而朝諸侯親禮王見諸侯服及春朝朝日然後朝諸侯明其同服　及春朝朝日孔子三朝記詩云東有啟明于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敎敬示威于天下也此天子春朝朝日之禮東堂東郊之堂皇覽迎春東堂皆在東郊　及春朝朝日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日食皆在朔因朝食而知夜食則天子有月朔朝日之禮審矣天子先朝日然後聽朔于太廟傳云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明尊卑異禮　在路寢東門之外服元冕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于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見後漢書禮儀志注猶畧循古法　由宮中言之是爲某門外其國門之外則謂之郊如記言兆于南郊迎春東郊不曰某門之外　舉近舉遠異辭路寢之四門東南稱門西北亦稱闈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王居明堂逸禮周官凡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闈凡師氏使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闈凡

祭祀齊于路寢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祭祀修寢

是也五寢卽五室別言之爲五寢統言之爲大寢鄭君以

爲廟寢失之矣守祧黝堊之有司恆主修除隸僕爲王宮執事之官王行洗乘石掌

踶宮中之事然則廟祧非其職掌所得及甚明前云五寢

後云大喪復於大寢小寢以檀弓君復於大祖小祖大寢

小寢考之天官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祭僕大喪復于小

廟是天子復于大祖小祖之事其復于大寢小寢則此隸

僕所職是也士喪禮死於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於前

足相證明矣鄭君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亦誤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大

寢既稱五寢合小寢而六歟古者寢與之地尚專一益自天子達路寢五室

之制夏后殷周一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唯釋鄭君

重屋爲王宮正堂若大寢然匠人營國言國中九經九緯

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皆據王宮所居

言之遂明王宮大寢之制其言左祖則謂世室爲宗廟者

非也其言國中則謂明堂爲在國之陽者非也據大室言

之曰世室據南堂言之曰明堂益異名同實　所謂合諸侯之明堂于周官經司

儀及覲禮見宮壇之制于明堂位見階門之位大戴禮記

朝事義則兼舉之司儀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

旁一門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

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

反祀方明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

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

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

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

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倣

其器之色其文次六瑞六贊下六瑞諸侯執以朝六贊諸

臣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故相次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是皆六玉有琮與大宗伯文合觀禮不云上琮下璧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誤耳鄭君以六器爲圜丘方澤及四時迎氣所用之玉據典瑞祀天以四圭祀地以兩圭其旅上帝亦以四圭與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異玉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禮記亦云郊之祭也牲用騂又與大宗伯牲幣各倣其器之色者異禮日於南門外禮方明所用甚明鄭君以六器爲圜丘方澤及四牲然則六器六幣爲祀方明所用甚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盛德篇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宮朝之中設斧扆皆在牖戶之間謂之扆此以其所在處名之者也周官司几筵職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一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非設于牖戶之間故謂牖戶間爲扆則可謂依必設于牖戶間則不可也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此言階者即司儀所云爲壇三成是也當階中者爲中階當階東者爲阼階當階西者爲西階鄭君據此釋匠人九階爲南面三階非也九階當以賈馬諸家九等階之說爲定 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南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之國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此爲壇爲宮謂之明堂無室廟仐之制惟四面表其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門亦謂之應門觀禮于祀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爲出其宮門可知鄭君亦以國門釋之非也明之祀配以受命之王古文尚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

資有牧方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
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大戴禮記盛德
篇有或說明堂爲文王之廟緣此致誤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者若此書禮于六宗
說者釋爲上下四方之宗書大傳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
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
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
變化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云六
者也後代不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宗祀之名所由昉
也巡狩則方岳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
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
處楊倞注荀子彊國篇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
會諸侯爲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
其上左氏傳爲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
宋吳仁傑兩漢刪誤補遺並主斯說鄭君知月令室廟
个之爲大寢又以五室之明堂在國之陽以宗祀爲祀五
帝榜謂古者神祇皆兆祀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未聞祀
於五室之堂兆祀五帝配以五人帝五人神未聞更配以
文王昔儒所以致誤者月令考工言明堂詳矣不知其即
路寢因近郊及四岳明堂之名最著遂以室廟个之制加
之而周官儀禮爲宮爲壇之爲明堂其名轉不可考于是
路寢明堂異名同實王朝之明堂與近郊之明堂同名殊
制均失其傳矣
陽湖孫大夫星衍古今宮室遺制考曰明堂作自神農傳之
五帝三代增損其制或稱合宮稱衢室稱總期稱總街稱
重屋以此諸名知爲九室有交道重屋其傳自古無疑也

舉青陽明堂諸名則曰五室別于太室曰四堂兼及四隅曰九室分爲左右个曰十二堂義無違牾在善讀書九室之文見于考工記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之言出于鄭注而後人以三代無九室者何也必有九室有交道而後可施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有重屋而九室明顯有宮垣之南而後可施四門前儒或未知之靈臺者臺門在宮垣之外太學者四門之學在門堂諸侯辟雍者水名在宮垣之外太學者四門之學在門堂諸侯半天子之宮故泮水不周其北有太廟太室無元堂也明堂蓋行禮之宮禮畢則虛其位故宗祀則曰清廟齋宿則曰路寢敎士則曰大學養老則曰庠始自東則曰東序習射則曰澤宮大饗獻馘諸大禮皆于此宮漢儒知之後儒或又惑之

又曰按考工記既云五室又稱內外有九室則知約舉青陽明堂諸有名之室爲五而四隅室在其數中周制本有九室也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沈約宋志云周書亦清廟明堂路寢同制據內有九室之文則明堂亦九室矣非九室則九階何施內九室蓋言王宮之內萬中書世美曰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外也與明堂何涉孫乃引之以證明堂之九室豈明堂之九室又可分爲十八令九嬪九卿分據內外耶柳內寢及諸曹治事之處制皆如明堂耶九階施于九室則是每室一階多寡適合會

不思居中之太室階於何施耶凡孫所言極爲踈舛

江都汪中述學明堂通釋曰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太廟逸周書明堂篇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貢七年致政於成王周公既行斯禮太史遂記其事以爲禮書今在觀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旅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旅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

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於時有位於朝者各於其職與執事焉周官載之以爲一代之典其在司儀者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君各以其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其在掌次者曰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其在掌舍者曰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其在大宗伯者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皆謂是禮所謂君作故也周公既朝諸侯遂率之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作詩曰我將我享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言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國史爲之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古者天子即位朝諸侯禮百神具有其事故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于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二文與覲禮正合知明堂爲古禮周公監於前代而舉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魯之儒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爲明堂

位篇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氏郊堯夏后氏郊鯀商人郊冥代爲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棻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王爲周太祖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於是協之於義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尚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祀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於郊淳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墠之堂說文堂從土高省金縢爲三壇同墠馬融注壇土堂楚辭南房小壇觀絕靁只王逸注壇猶堂也故爲壇於郊得稱曰堂太傳禮四代篇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日不可禮於堂亦謂東郊之壇也以其無屋故不曰當楣當序端當東西榮而曰阼階之東西階之西以其爲壇墠宮故有四門有中階不與寢廟同制其曰應門亦棘門也天子歲即其地以祀五帝周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帝與上帝爲通語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注謂五帝之帝所祭於南郊者五帝分祭於四郊而以南郊爲尊故

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皆在南郊降及秦漢之時異名同制
猶封土爲之（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天子又月卽其地聽朔玉藻）
天子元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南門者國門也其
外則明堂古者禮行於廟禮莫大於王事故天子適諸侯
必舍其祖廟諸侯聽朔必於太廟天子諸侯皆受國於祖
周之祖爲文王而明堂則文王配帝之所視太廟尤重故
天子聽朔不於廟於明堂以明文王受命於天始改正朔
以頒邦國後世莫敢外焉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增成
其義曰春王周正月而公羊爲之說曰王者孰謂文王
也是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不可誣矣此宗周之明堂其地
在郊其制爲壇三百步其深四尺旁各一門爲周公攝政

六年大朝諸侯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遜周書作洛篇
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
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
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位五宮大廟大
室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
格藻棁設梠旅楹春常晝旅內階元階堤唐山牆應門庫
臺元閒此東都之明堂也匠人載其制曰周人明堂度九
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
之室皆分堂之後爲之有堂無室則曰榭未有置室於堂
之中央及四隅者凡室二筵此言乎南北之修也以九筵
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

室爲大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西夾
夾室之南謂之東堂西堂五宮皆同此制宗周之大廟路
寢亦如之其別於他宮室者四阿反坫之屬及夾室東西
堂耳故見於洛誥者曰大室見於顧命者曰牖間曰西序
曰東序曰西夾曰西房曰東房曰東堂曰西堂此有周君
臣喪祭所親歷之地當日太史載事之明文後之君子舍
是將何徵哉東都之明堂亦謂之清廟故大戴記盛德篇
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也又云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
云清廟茅屋蔡邕明堂論引檀弓王齊禘於清廟明堂古
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其證也周書洛誥正言
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周公曰今王卽命曰
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接同勳之職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
孔悝鼎銘勤大命施於烝彝鼎然則洛誥所言正功臣從
享大廟之禮而周書大匡篇云勇知害上則不登於明堂
據篇首此篇之作在武王十三祀其時未有明堂
盖古有明堂之稱故素問云黃帝坐明堂之上　晉狼暲
引以爲未獲死所之證明乎清廟之與明堂爲一地也周
公旣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都以其同爲祀文王
之地故亦曰明堂周公於東都之祀文王作詩曰於穆清
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國史爲之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
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凡特立廟皆異其名
故姜嫄曰閟宮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所未有故曰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古之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故逸周書世俘篇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漢書律厤志亦引此注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卽指此事曰明堂者後人之通語以爲今文尚書非也樂是爲武王克商有天下之事宗周明堂之位是爲周公攝政致太平之事洛邑之祀是爲成王卽政營東都以朝諸侯之事三者國之大經也天神不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享於野故洛邑之明堂在國中尸子君治篇明堂在左謂之東宮是其地也壽祺案所引尸子乃袁準正論釋尸子之文見毛詩靈臺正義此誤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堂三星在太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經始於周公致政之後故曰朕復子明辟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天子之路寢謂之明堂者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月朔既視朔於明堂以其一月之政聽之路寢是以得稱明堂逸禮王居明堂是也與東都之明堂同制是以得稱明堂盛德篇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是也周官大史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謂路寢之門也不於朝於門所以見其爲餘月也謂之曰居是聽政之通名非寢宿之恆處也方岳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

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玨晉侯作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彊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亦斯意也辟雝之堂謂之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禮記大學志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詩靈臺正義引作政穆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雝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雝諸侯曰泮宮白虎通禮三老於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弟也此則起於周衰禮廢名實相淆學者各記所聞遂成異義然既有其名不可沒也魯大廟爲明堂者小戴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砥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周公之廟其制得如明堂記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升歌清廟蔡邕以爲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大廟明堂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是也即經典之正文以考六者之制皆事辭明白可據而後百家之異說可得而辨矣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此之制度鄭賈俱望文解義粗明其端其詳要不可得聞何者三代相因遞有損益夏殷權

量既不能知宮室之制更無他文可證學非尼父時異東
周其於文獻無徵之事闕疑焉可也周之五室蓋創始於
夏后四阿反坫重亢重郎或寫仿於有殷其他則未嘗耦
襲故鄭注云此三者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
同制賈云謂當代王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其言叅
矣盛德篇采集禮說俱有瑕瑜不掩之患其云一室而有
四戶八窻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因世室之制而誤其云
上圓下方則因重屋之制而誤而白虎通蓼邑明堂論並
沿其說謬學流傳固與昆侖之圖嵩宮之柱同其闕大矣
呂氏春秋十二紀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
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
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季夏之月
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孟秋之月天
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季秋之月天
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天
子居元堂大廟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按呂不韋傳
稱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
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今觀其書儒墨
刑名兼收並蓄實爲後世類書之祖此十二紀本逸周書
之月令篇又見於淮南時則訓而其文加詳今不知撰自
何人以中星考之乃在周末之世本周書時訓之舊兼逸
禮明堂之篇參以新意用垂典章其中先王之制豈無一

賴以傳者而明堂制度最誕妄不經深可忿疾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故魏舒南面衞彪徯知其必有大咎而孔子之美仲弓亦曰可使南面今以天子之居而四時易位在於三冬則皆北面而朝其臣其謬一也禮文雖闕然五門三朝六寢猶犂然可攷今月令之明堂未知建於何所以爲在郊則無王者終歲野處之禮以爲在宮中則無地容之鄭氏雖傅之大寢然按以周官諸職之文實無一合其謬二也諸室周回其象如井若不上置衝梯下開隧道則更無出入之門其謬三也神依於廟人居於寢各有攸處是以不相雜糅今四正之室皆曰太廟以時王聽政之地冒始祖世祭之宮雖宣元之居

天臺漢高之祠黑帝猶不至此其謬四也以青陽總章元堂三名與明堂相配然則總爲十二室明堂止居其三何以得專斯名其謬五也其他與周制違異者不可枚舉以於明堂無涉故不具論夷攷其文實爲太一下行九宮之學故盛德篇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卽其制作之義漢世謂之明堂陰陽見於藝文志及魏相傳建武以後著爲王禮司馬彪所編禮儀志具載其文自馬融入之禮記鄭康成爲之作注後世遂尊爲經而莫之敢議矣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言曰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

而布政十二此說傳會五室舉四正而遺四隅宋人祖之
遂爲考工月令之調人會不知呂氏本爲假設之詞而自
古固未有此制也王藻正義引鄭志說五室之制水木用
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
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
一室今就其說求之七筵之堂大室中踞其二南北所餘
各得二筵有半在於太廟則無以爲朝聘饗射之所在於
路寢則無以爲聽政合族之地以其與顧命斯干覲禮不
合從爲之辭而辭則遁矣又神祇無廟享之禮牽合五帝
五室之文猥云每帝一室求之禮意尤有所違夫風雨小
祀猶在於壇亡國之社始弁其上何有天帝大神而陟降
於二筵之室以鄭氏之學其於天神地祇人鬼之別豈猶
有未了於心者而忽有斯言可謂千慮之失後之俗儒自
謂紹承絕學而巧謂之說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
下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君子於此將哀矜之不暇而
又何尤焉議禮之家古稱聚訟較其甚者無若明堂禮曰
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
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也竊取其義以作是篇

儀徵阮總督擘經室文集明堂論曰粵惟上古水土荒沈
檜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
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

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恒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朝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册典於此或

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於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蹟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敝皮椎輪初制惟尚越席後世聖人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輅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別勒成書以備稽覽括其大恉著於斯篇

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初學記引此下有以字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

臺囿臺案公羊傳莊公三十一年何休解詁曰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靈臺以候四時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以上亦見周禮肆師疏初學記居處部御覽百七十七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養卓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蒙案靈臺不足以監視句不足二字疑誤）

子之閒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下大學即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又在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晰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繁察亦足以明之矣（毛詩大雅靈臺正義引全○又禮記王制正義引畧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明矣）

（附）魏書五十五劉芳傳芳表曰太和二十年發勅立四門

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註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尊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殫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註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

案劉引禮記作四郊今作西郊

蒙案鄭說辟雍與蔡邕明堂月令論不同鄭注王制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又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鄉射禮注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此皆據周制言也駁異義云大學即辟雍辟雍三靈同處在郊此專以殷制言之下又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此謂殷制變於夏制也王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大學在郊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鄭注郊射為射宮於學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據此則武王作鎬京辟雍當

在畿軍郊射之後更立於國中也鄭注王制與駁異義說相貫通或疑其兩岐者非王制正義又引劉氏以爲庶之小學爲辟雍在郊非鄭義

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禮記十一王制

正義

蒙案左氏傳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此傳故注王制亦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異義所偁公羊說者公羊隱十一年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桓四年諸侯時朝平天子何休解詁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暮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政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此公羊之義

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

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

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强盛諸侯
（禮記十一王制正義）
所謂三代異物也
（禮記十一王制正義）
蒙案王制正義曰案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閒朝
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
俱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
不知何代之禮
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
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
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其
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
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

朝朝通名禮記十一
（王制正義）
駁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文也詩大雅
（皓皓奕正義）
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問以論諸
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
（禮記十一王制正義引鄭無駁與許慎同○又穀梁隱九年集解）
說禮記十一王制正義引鄭無駁與
孔廣林曰春秋王使宰周公聘于魯經無貶詞知周禮固
成周制也古者王於諸侯不純臣故有頫聘之禮相接則
曰賓來朝則車送車逆與後代異法且存問頫省以諭志
以除慝亦所以察四方邦國侯度焉鄭君注閒問云王使
臣於諸侯之禮是與許君同也
鄭駁異義云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芩言君有酒食欲與羣臣

嘉賓宴樂之如鹿得芊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歆誠之意盡於此耳毛詩鹿鳴正義

異義禮約盟不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蒙案詛舊作且誘盟非禮故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同左氏義禮記五曲禮下正義云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

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大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豭

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禮記五曲禮下正義

駁異義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珠槃遂役之贊牛耳桃荼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牲毛詩何人斯正義○案左元云人君用牛伯姬迫孔悝以豭下人君耳與此條永數語同知何人斯正義所引鄭氏傳哀十六年正義引鄭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豭穀梁僖九年集解○案此條左傳正義所引鄭說定之引周禮以下皆駁異義文

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周禮肆師疏引不標異義案其下稱謹案云云是異義文也據大司馬疏引尚有左氏說此疏闕

（案）書傳記言五兵者多矣周書五陣春牝陣弓爲前行夏方陣戟爲前行季夏圓陣矛爲前行秋牡陣劍爲前行冬伏陣楯爲前行見通典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以衛長見司右注淮南子時則訓曰春其兵矛夏其兵戟季夏其兵劍秋其兵戈冬其兵鍛揚雄太元經元數曰木爲矛金爲戟火爲戈水爲楯土爲弓矢公羊說曰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鄭康成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兵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禮記月令季秋習五戎鄭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國語齊語定三革隱五刃韋昭曰三革甲胄楯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盾鼓非也穀梁莊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范甯集解曰五兵矛戟鉞楯弓矢楊士勛疏引徐邈云五兵者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糜信與范數五兵與之同禮記隱義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枹朴子辟五兵爲刀弓矢劍弩戟衛宏漢舊儀五兵弓弩刀劍甲鎧攷周禮有五兵五盾穀梁傳有五兵五鼓則五兵數楯與鼓非也公羊說誤

（又案）許引三朝記今在大戴記用兵篇彊作貪與許君本異

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者字之誤因而作

說之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于廟云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周禮大司馬疏○又禮記曲禮上正義引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禮記五十坊記正義

孔廣林曰鄭君坊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注論語千乘之國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與異義同然此亦大畧耳坊記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云過有不及焉者矣公侯伯子男及大都小都應各有差故春秋傳云魯賦八百乘邾

賦七百乘

蒙案公羊昭元年何氏解詁云十井爲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此依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與諸家說異

書之例移前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公羊隱元年疏○案王與大夫上當有是歲大風四字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通典五十六嘉禮注○又通鑑外紀卷二節引

甌寧萬中書世美曰案史記天官書言歲星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案胃昴二字疑衍晨出曰跰踵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爲字疑衍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所謂十二年而一周於天也左傳襄公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爲閹茂歲陰在戌而歲星所居左傳所言與史記恒差二舍則是年星居未至襄九年作鄂歲歲陰在酉歲星居申周十二舍故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可以冠矣蓋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立君者民之表

也位愈尊者責愈重內而宗廟社稷外而朝覲會盟非可
采衣總角以從事也十二而冠不亦宜乎芃蘭之刺衛朔
也曰童子佩觿童子佩韘觿韘成人既冠者之佩也非刺
其以幼沖而爲成人之佩刺其佩則成人而心則依然童
子也衛宜在位僅十九年其娶齊女而生子也當在既立
二三年之後而朔尚有兄則其嗣位之初僅十五六以下
耳

五經異義曰周公居東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
王年十四喪冠也通鑑外紀卷三
蒙案通典五十六嘉禮注譙周五經然否論云古文尚書
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
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
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
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許慎異義云武
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
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
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案此段宋書禮志用之
又蒙案禮記冠義正義曰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
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年雖無文案喪服大夫爲昆
弟之長殤則不二十而冠也喪服小記大夫冠則不爲殤
是大夫有十九以下而冠者也其士則二十而冠曲禮云
二十曰弱冠是也

五經異義曰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
謹案人君飯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政和五禮新儀十二
孔廣林曰盧辯公冠注云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
可以歡樂取之若然無樂是也故周禮備詳樂事獨不及
冠樂彼春秋傳之文乃衰世變禮耳鄭君同異無明文以
知之
鄭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毛詩葛屨正義
五經異義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
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
謹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案許氏說文稱易孟氏此當是孟易說
即犯誅絶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絶通典六十嘉禮五

鄭案公羊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孟子者
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禮記
坊記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此謂
不修春秋也據坊記則魯春秋舊記當有夫人至自吳之
文聖人修之深没其文直于薨也書孟子卒而已白虎通
義嫁娶篇曰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
論語曰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何休公羊解詁曰
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
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稱夫人
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何氏義與白虎通同則白虎通
亦公羊說也異義所舉公羊說當更有亂人倫同禽獸之

語故謹案辨之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許从左氏說
也通典所引異義不具鄭注坊記云吳太伯之後魯同姓
也昭公取焉去姓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
夫人某氏薨是鄭亦從公羊說其于異義當駁鄭又注易
同人于宗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不解爲同姓相

娶與許君異義

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案七字惟曲禮正義有　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
人案庶人下當有娶字見毛詩正義　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
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氏謹案高
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
禮記五十哀公問正義又曲禮下正義引首多禮戴說天子親
迎七字左氏說下云天子不親迎使上卿迎之○又左傳桓八

年正義毛詩大明
正義並引異義

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文
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
天子則誰乎禮記哀公
問正義

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親迎之禮祭公迎王后未至京師
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太姒之家在郃之
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
其于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
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
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

○梁桓八年集解毛詩大明正義引同惟無祭公以下二十一字哀公問曰下多寡人願有言然六字○又哀公問正義引畧○又曲禮下正義通典禮十八通典又引春秋左氏說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下有公子翬如齊逆女春秋不譏知諸侯有故得使卿逆二十字

蒙案禮記哀公問正義曰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尚南面文王猶爲西伯耳以左氏說爲長鄭駁未定春秋左氏傳桓八年正義曰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且鄭元注禮自以先聖爲周公及駁異義則以爲天子二三其說自無定矣壽祺案公羊桓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氏云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迎天下之母若迎婢妾故譏之襄十五年劉夏迎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氏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攺氏不以爲天子必親迎與異義公大夫明非禮也然則何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

羊說異

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婚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君謹案舜三十不娶謂

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尙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禮記昏義正義引下云若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夫爲婦長殤者謂異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昏禮則早矣○毛詩摽有梅正義引末句作所以重繼嗣也當从之又通典禮十九節引

莊葆琛曰夫爲婦之長殤此句誤女子笄則不爲殤況已適人乎儀禮緦麻三月條有婦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此所引必是婦爲夫之姊之長殤也又見士昏禮亦無可考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案當作氏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娶所以重繼

嗣鄭元不駁毛詩摽有梅正義

蒙案圖譜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與異義所引文合是大戴禮亦有文王世子一篇也

孔廣林曰詩道其吉兮箋云謂年二十周禮媒氏注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是鄭君從許君說

蒙案通典引漢戴聖云男子陽也陽成於陰偶數起於二終二十謂之小成而冠尙書大傳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白虎通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

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又曰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案今穀梁傳無此文葢穀梁說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爲二十五而繫心也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其淫佚也說文弟九包象人裹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氣起於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已爲夫婦裹妊於已已爲子也十月而生男起已至寅女起已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穀梁文十二年集解引譙周曰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曰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以差紀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葢不得復過

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女子年二十未有
嫁仲春之月奔者不得禮聘因媒請嫁而已案以
上皆譙周語益五經然否論之文○案白虎
通前說與禮大戴合譙周說與訓君謹案令周禮媒氏疏
引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嫁謂男女之限
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
謂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三十不敢不
有室女子二十不敢不有其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男
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血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
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
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
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

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案王肅曰至此
禮記本命曰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大
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尚書大傳曰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
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
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云男三十而娶
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案此
盧植禮記解詁語三十盛壯可以取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
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姊之
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姊長殤者何闕盛衰一說闕
畏厭溺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案以上皆馬昭申鄭張融從

鄭及諸家說賈公彥曰春秋外傳越王勾踐蕃育人民以
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如是足明正禮男
不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范甯穀梁集解曰禮爲夫
之姊妹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
必二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通典男女昏嫁年幾
議曰鄭弘據周禮穀梁逸禮本命篇男必三十而娶女必
二十而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爲男十六可以娶
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
說義並未明今案三十二十言其極耳案此蓋具王鄭之肅聖證論中
判卽衆庶之禮也服經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
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昏得無

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矣
蒙案盧植馬昭范甯杜佑皆引喪服爲夫之姊之長殤王
肅所據服經亦卽指此蓋皆本許氏異義昏義疏引異義
謂作夫爲婦之長殤經無此文義又大乖其誤審矣異義
云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者言士之子年十四十五而
得行昏禮於此可見非謂禮有其文也
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否瓊答
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弘駁云若終身不除是
絕祖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適權也通典九十八
凶禮二十
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云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

之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穀梁隱七年集解

蒙案春秋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白虎通義嫁娶篇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云云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為其棄德者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者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何休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莊元年傳何休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何氏言姪娣之年與許君合詩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是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九終

漢軍樊封舊校
漢軍樊封番禺黎永椿新校